

7	1
3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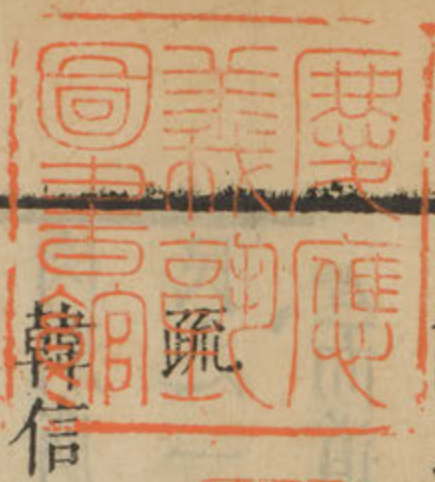
漢詔疏

三



漢詔疏 卷之三

明 閩中陳衍選評



上尊號疏 上高帝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



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張蒼

除肉刑議

上文帝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

旦舂。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

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

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

猶言成案

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

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

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

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

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

昧死請。



此等文字譬如累棋應指疊架高而不顛  
非妙手不能

雜奏淮南厲王疏 上文帝

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儼  
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  
爲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  
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  
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有罪失爵曰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  
侯太守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

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  
與故中尉蔣忌謀殺以閉口爲棺槨衣衾塋之肥  
陵謾吏曰不知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  
死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  
無罪者六人爲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  
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  
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



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者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  
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繡  
書獻璧帛皇帝忌檀燔其書不以聞吏請召治忌  
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  
法

譚云三謾曰有法妙在無意爲法

尉佗

上書去帝號 上文帝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

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使  
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  
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  
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  
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  
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  
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  
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  
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



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

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

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

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

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

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馬然。夙興夜寐，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

它常于南  
海因問作

臺北面朝  
漢朔望并

拜名曰朝  
臺

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

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

皇帝陛下。

古甚生甚，逐段過脉，又極頓挫之妙。漢時

蠻夷中，廼有此文，可知文章真關氣運，不

關地勢。

馮唐



論薦魏尚疏

上文帝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其毋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

可矣

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



漢書卷之三十一  
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吏奉法必用中間尚有不可言者若真能奉法何傷

賈誼

諫放鑄疏

上文帝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襍爲巧則不可得羸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

突然而來  
如委浪類  
波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



為多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修刑修將

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

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

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

數不勝。而法禁數。瀆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

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

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

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

歛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

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

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

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

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

博禍。臣誠傷之。

璀璨矣。崛奇矣。巧妙矣。又有一片渾厚元

氣氤氳其中。

梁代封國疏 上文帝

錢不用則  
為棄財反  
今匈奴之  
民藉此為  
自相爭逐  
之禍設法  
深至立言  
巧妙



如此起句  
似後代文  
章去了上  
半截後中  
間摘出危  
言促節極  
高筆力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  
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  
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  
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  
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  
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人主唯天下安  
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

此句疑有舛訛

豪傑之眼目

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上。畢以爲王。而天  
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  
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繇役。  
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  
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  
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  
陽。而爲淮陽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  
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鄴。

此句不可解



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鍵之江

晉灼曰包取也如淳曰鍵

謂立封界也或曰鍵接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

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

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

更進一層

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

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

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

激甚

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

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紙上如有心手口眼刺刺逼人奇甚

諫封厲王子疏

上文帝

凡起手無不卓踔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

師古曰接猶續也猶今人言續復爾

曾不

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

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

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

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

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漢書 卷之三  
王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火擅僥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于廣都之中，卽疑有鄆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胸中血熱如火，語不暇邊幅。

務農疏 上文帝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

天下唯財  
賦一事不  
得持大體

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



痛切

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伎遊食

之民。轉而緣南嶠。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陳政事疏略 上文帝

痛哭流涕  
長太息立  
名分頓皆  
奇絕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夾。國



百姓單言  
素朴妙猶  
言民之質  
矣此聖賢  
豪傑制治  
之本

制槍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  
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  
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  
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  
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于無窮禮  
此語當時不以為諱、何也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  
過直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

素陳于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稷復生、為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

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

親第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  
筆法磊落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力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對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

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八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



間架徒戰  
國策來

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  
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  
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  
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  
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  
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趙、幽王、王  
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人、皆  
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  
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

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  
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  
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  
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  
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  
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



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髀之所非斤則斧夫  
 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奇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  
 也今諸侯王皆衆籠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  
 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  
 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  
 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  
 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

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

毒害

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

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

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俎醢則莫若令如

至言不易

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

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

異心輻輳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  
 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  
 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  
 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  
 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

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  
 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  
 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  
 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  
 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  
 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  
 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



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踐、豎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癘、夫辟者、一面病、癘者、一方

在文帝時  
未免過激

漢受辱何  
奴如平城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究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嫚書公主  
下降等事  
皆不亞于  
晉宋故賈  
生感憤日  
久而痛言  
之

此後一片  
振本元氣

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事具匈奴傳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襪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裙其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統之裡縑以偏諸師古曰縑音妾謂以偏諸縑著之也美者黼繡是

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綿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耳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廢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

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朝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



也。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于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

故君臣乖亂，六親殃僂，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



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

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  
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  
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  
則而匡其不及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  
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頌箴

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  
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  
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  
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誣也固  
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

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

此事不特胡亥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

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

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

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

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

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

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

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

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

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

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



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

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置諸危處則



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  
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  
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  
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  
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太驗邪人之言曰聽言  
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  
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  
周奉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  
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  
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  
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于貴臣  
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僇  
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  
 也今自五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  
 劓髡剔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  
 者不忝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  
 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  
 法者如淳曰夫罪曰當閹樂殺二世于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投鼠而不

此段雖是  
 大體却為  
 絳灌諸人  
 地

忌器之習也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  
 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  
 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  
 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奏此一項意深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莫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

君臣之誼  
其險如此

講得痛切  
不忍聞

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何問也。域界局也。聞譴何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

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矣。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

兵法

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語極峭激氣反奧厚正不可測



晁錯

上言兵事疏

上文帝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

節字就行  
伍中言有  
見

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



數句忽押韻漢以前子書多此法

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執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

似賦



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襍，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

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

筈木荐，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

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

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

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

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

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

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察。

朝宁之上，遙譚邊務，些毫不灼，見不核實。

材官騶發  
與東漢杜  
詩言士卒  
鳥藻正堪  
作對



欺君誤國其禍不可勝言晁疏歷歷指掌無一句苟且無一字那移不作閃眼一時活套才真識真心真又得輪囷離奇之筆與之相濟絕代文章也

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疏

上文帝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

積陰之處與魯恭言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同一妙語

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



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  
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  
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  
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  
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  
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  
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壅美草甘水則止草盡  
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

千古客兵  
之弊

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  
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以侯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  
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  
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  
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  
田作且以備之便○字○妙○于○相○机○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

充○國○屯○田○即○峽○法○



答。服虔曰：石可投大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

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家。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者以竹茂相連。

遮落。總是。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

之也。妙在。一。一。近。情。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

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

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

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

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

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

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

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

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

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好結。

究心精詳。入語透露。運筆端淨。纔是為朝

廷處。百姓為百姓對君上語。

一先字一  
止字何等  
次第何等  
著落真經  
世手也



立邊民什伍疏 上文帝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田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

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

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

昏生死相卹坟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

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

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師古曰假大也十連一邑

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

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

於內則軍正定於外習服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



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到○與○方○總○行○出○賞○罰○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真○切○實○用○。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節次安詳語無漏意是屯田善後事宜

務農疏

上文帝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損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

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

眼前事他人說不得



如此痛切

商賈原是合有的設  
今天下百姓盡歸于農恐與地中無許多阡陌矣

先言農所以當務至此廼出正意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  
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買而賣亡者取倍稱  
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  
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弁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  
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  
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標之法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平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



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掉轉

此却非法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真有一副為國肺腸。急欲自達音調。嚴促想其執筆時光景。

晁錯之死。雖由袁盎實出。竇嬰當錯請削諸王。枝郡朝廷集議。獨嬰與抗爭。由是仇隙。後錯欲按治袁盎。受吳王金錢。盎急夜謀之。嬰嬰為言。上得召見。遂殺錯。他日嬰之死于武安。不足恨矣。

應直言對 上文帝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竈、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于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

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于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



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于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

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

以上八品  
曠古絕今  
矣猶僅稱  
方正二字



漢人名實  
綜核不如  
後世稱許  
孟浪反令  
真才湮沒

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臯。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

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王。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于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明。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



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恐諛合言  
殊妙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內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民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臯人亡孥、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



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皐人有期  
反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  
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  
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  
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  
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  
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  
陳其志亡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  
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

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  
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  
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  
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  
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  
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  
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



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傳萬民。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

宏豁讀之。如在高山大澤中。又妙在所答。與所問若不相蒙。其實相關。

無名氏

請立太子疏 上文帝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

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于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文帝自代國入繼。操心慮患。每以謙挹自處。可見當時大臣不無跋扈氣。歟。他日遣列侯之國。卽此意也。



賈山

立○名○奇

至言疏 上文帝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于內、成  
 名于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  
 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

馬、驚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

文、有、以、一、字、紆、廻、一、意、者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

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

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

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

采金石、冶銅錮其內、叅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塋葬之侈至于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塋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併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  
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  
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

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

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

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

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

電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

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

况乎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

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



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孝，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

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又入秦事妙在更端反益疎宥

聽也。昔者秦政力併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

真病



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系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

然佳

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始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于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

五○字○醒○眼○刺○心○

○掉○轉○



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塋不舉樂。當宗

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于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于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訴訴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



之、又必怠于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  
 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縣  
 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  
 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師古曰二筭不事免二口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  
 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  
 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  
 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  
 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  
 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

先設諛辭  
 以聳聞聽  
 公臣苦心

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  
 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  
 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  
 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  
 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  
 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  
 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

又發言之



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于四海，垂于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師古曰：軌謂法度也。

汗汗漫漫，全不用關鍵，其關鍵自在。

結語似起語，不了而了。後人不知此法。

緹縈

求贖父刑疏 上文帝

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真情在至理中，便做却除肉刑一段，不朽事業文章，以情理到處便傳，不在多言也。

太子



防年獄對 上景帝

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

武帝年十四卽位。上此對時。不知得年多。

少其天縱。至是。

痛快千古。

劉安

諫興兵閩越疏 上武帝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

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

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

之。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

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

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

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惡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

以上皆屬韻。有似贊頌。



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一〇句〇一〇部〇閩〇越〇輿地志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

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賫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似〇水〇經〇註〇



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  
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  
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產。迎尸千里之  
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  
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  
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

氣字妙言  
聲便俗

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  
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  
民。爲之蚤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  
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



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

是當時制越良法

有人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

且越人筋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

願○緊○捷○有○力○有○情

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

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

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

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

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償所亡臣聞道路

言閩越王第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又處分一者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

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

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

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

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

竝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

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

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

子不得畊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數。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西出擊秦兵。大破。廼發謫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

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



申出本旨

即用為結  
甚妙

為一使之任也。

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

既言越險不易誅又言越綿不為難不必  
誅又言越內亂易服不待誅又言因越之  
故而天下危不宜誅又以秦皇高宗為鑒  
越不可誅中間諛言警言危言交錯而陳  
總要本意透露與孤憤矯情者不同可為  
諫章式法

文字錯綜難重複難此文之妙正在此

倪寬



封禪疏 上武帝

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存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

卜式

自請擊反者呂嘉疏 上武帝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宜出財以○方○是○不○以○將○子○敵○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蓄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語極真切者反似癡呆是最能動人如但云請行以盡臣節亦成句却加死之二字在中便覺一篇血氣俱靈此作文生眼處



也

東方朔

初來上書

上武帝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  
 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  
 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  
 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  
 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如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

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是傷當時大臣庸劣設恢語發之耳

諫起上林苑疏

上武帝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  
 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  
 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鄠社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  
 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  
 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



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

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

帶、詠、



不省。

胸中有此肝膽故能玩世

化民有道對

上武帝

有見可洗腐儒風習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而帝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爲刃。衣縕爲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

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恠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司馬遷

上武帝



李陵對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是李少卿小傳

中山靖王勝

泣樂對 上武帝

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歆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

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徊不食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

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雷

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

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

三字情深

勞○人○悽○人○端○有○此○境○

奇○



似後人演  
連珠

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  
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  
皆照、明月曜夜、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  
塵埃栴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  
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蠶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  
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  
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  
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臣  
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  
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  
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  
之謂也、

氣極憤情極悲矣、語卻極穠、極斌、正使聽  
者憐之而不怒、然其穠處、斌處、卻從極古  
佳

無名氏

寶鼎議 上武帝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鬻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鼯，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師古曰：蓋發語辭也。言甘泉之雲又若獸形以為符瑞也。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

亨。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廟，臧於帝庭，以合明應。

曰：遷曰至，曰淪伏不見，說得寶鼎有神靈，有關係文便生動不板。古人作記頌詠物詩，其妙處皆如此。

張騫

條奏西域列國疏 上武帝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姑羗國、沮沫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



烏耗國、西夜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損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陵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孫胡國、三山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杵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東國、溫宿國、龜茲國、尉梨國、危項國、鄆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扼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四道行、從鄯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爲南道、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鄆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



錯落斷續  
筆氣高妙

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磐石懸渡之坂。校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步騎相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屬匈奴。後稍強盛。徒羈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王治

脩蘇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溫和。有苜蓿雜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有市肆。然以銀為錢。文為騎馬。曼為人面。出封牛。水牛。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地方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從商賈。書革旁行。為書記。其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為錢。文為王面。曼為夫人面。一王死。輒改其錢。出犬馬大



古人敘記  
好入沒閑  
緊語洽洞  
作趣毛詩  
史記水經  
注每每如  
是

雀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四十萬。與安息同俗。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數十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奴同俗。居燉煌。祈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國都媯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君長。有五翕侯。一曰未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貴霜

翕侯。四曰胘頓翕侯。五曰高附翕侯。康居國在烏孫國西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為人頭。曼為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處。



敘致奇井陸離眩目班椽西域傳正輯略  
其語

嚴安

直陳時政疏 上武帝

文質跟政  
教言經術  
宏博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  
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  
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  
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  
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

從(未精弊無過因

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徼

羞人

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

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

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軌民之道也是以天

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

可見刑獄  
為逐利人  
設  
心字根本  
由余對秦  
繆公曰一  
國之政猶  
一身之治



即此意

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凌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

先言秦好如

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內。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

漢書卷之三



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問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

宋富鄭公以此語析服契丹似有所本

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勸出本旨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爨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



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數千里  
 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  
 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  
 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也。

先言節財次言緩刑三言息兵章法甚井  
 亦甚藏甚變

汲黯

諫論殺賈人交市渾邪疏 上武帝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  
 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  
 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  
 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  
 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闡  
 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